



陶菴集
五

書

卷五

16
2325
5



和
2380
2325
卷25-5



陶菴先生集卷九目錄

書

上芝村李先生 喜朝

上伯舅趾齋閔公 二

上仲舅丹巖閔公 二十五

上外舅洪公 禹賢

答洪公 禹傳○九

答洪仲熊 禹瑞

與李德哉 宜顯

答李汝五 秉常○六



陶菴先生集卷九目錄

答李季通

漢

答黃汝文

奎河〇七

答金叔起

興慶

答權景賀

楠〇四

與尹鳴叔

鳳朝

答金太白

鎮商

答金彥章

相玉

答李君範

箕鎮

答尹季亨

陽來

與洪虞瑞

鳳祚

答金仲禮

在魯

答吳左尹

重周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陶菴先生集卷九

書一

上芝村李先生

喜朝○甲辰



竄伏窮山與世相絕昨年南遷之行不得拚別於路
左此恨何敢忘也傳聞又移西徼數千里觸冒嚴寒
體候得無訾損否風土固清涼而新寓凡百可知伏
惟大君子平生存養之力正於此處驗得而區區之
憂尚不能自己耳侍教生奉老淡居苟度時日仲父
祥期且不遠矣冤酷痛隕尚何言哉禍變以後知舊
問慰不敢不奉謝而他餘書尺都廢矣執事奔迸西

南尚無一字申問終非私懷之所敢安略修起居禮
要新安謫所遞納不知何月傳達也千萬切祝爲道
保重以慰遠誠

上伯舅趾齋閔公 己丑

午間忤回伏聞氣體萬安伏慰萬萬甥姪呈單中出
入不佞未克更進承誨仰慕曷極經署之後一向縮
伏於義甚不安近日事有嫌碍者固無論已微細者
又不足提論假令出而供職實無陳啓好材料泯默
虛帶又將隨牌而入呈告而歸豈非惡感之甚者乎
向日陳腐不必爲之教誠然而近來朝臣進言者惟

以詆擊入爲事至於 君德闕失無切直匡救之語
此區區所慨歎者陳說固無望感回不過爲一場閒
說話而猶足以少效憂愛之誠無愧於吾心故只以
平昔慨惋者信手寫出語涉煩絮而緊切者且或見
漏伏乞從容櫟括痛加修潤條件中可添者添可刪
者刪務歸於精切痛快如何如何 批下後如無卽
遞之端又將隨事論列啓辭材料亦爲商量而下教
伏望

上趾齋 庚寅

上候夜來益勝否去就事更思之入肅之日稟政就

直自不得已而既無久留意則一日二日不過銖分之間於分義無所加損不如翌日徑歸之爲得且不欲參政而徒以呈省記守直房爲職甚覺疲惱開政如隔宵則尤有臨時曲避之嫌故方欲投狀出直明早出郊未知如何

上仲舅丹巖閔公甲辰

恩宥獲於道聽日昨始得真報 聖教令人感泣未敢知天定終能勝人否新政人方拭目而邈然若隔世只憑扶杖老羸間聽一二 德音共切須臾無死之祝也

上丹巖乙巳

除命之下去就將何決傳聞造朝不日雖未能的信顧今國空虛矣似不可不亟副上下之望或已陳籲聽 批耶國體淪夷人心乖悖不知世道終何所收拾公憂私慮中夜無寐也近欲一疏鳴冤而惶蹙姑不敢且俟朝象之稍定矣

上丹巖

去旬僂信以後兩地茫然再昨始因春峽僂伏聞已造都下進掌東銓矣休戚之義知國不知有身今行安可少緩又安可拘常自此朝象稍成頭緒此後辭

遞竊想已有定筭自可綽綽矣積年閒屏之餘猝然當劇易致傷損日候又寒峭近間氣體如何公私憂慮前書所稟實出崩迫之私而源頭未劈百事拘掣已料其未暇及矣顧茲私痛終不敢隱默已於晦間付縣道成否利害不須言惟盡吾義而已然時義所拘未敢盡其辭慚痛何極伏聞三接日勤 聖學日就好問之誠溢於色辭國勢無可爲而獨此事爲可恃或者天佑 宗祊而然耶今日第一義無過於格心袖劄固默揣大旨矣然元氣稍壯而後方可下藥務積誠意泐然交孚觀幾善應庶幾有轉回之望于

萬審量世道大幸萬一蹉跌無可望矣

別紙

固知處銓無久志而一日亦有一日之責矣况初政人皆拭目十分內九分公而一分私一分敗盡九分朱子答梁丞相書中小小不正害吾剛大無以正君云者甚可畏也近世銓官豈無恢公底意而牽係於偏私汨沒於請托無暇念及於公體世道遂至此矣若痛革此習則雖不久於其位可謂兆足以行矣如何如何頃年扶安去路過清州偶值姜進士錫泰於人家云是監司裕後之子而爲戊戌生近觀當路家

子弟纔及年紀便飫官祿雖遠方卑微干進則得之而此人廉吏子四十年前小科風儀言論皆可觀而未嘗一擬一命白首窮餓於山谷朝廷尚可謂有一線公論耶其弟錫恒亦老進士有行誼云而此則未見矣偶見者如此此外沉屈者又不知其幾見此人時便覺有蹶踏慙歎之意此心常耿耿臨書輒敢申聞幸充之夾袋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公道行矣辛壬年間蔭仕而棄官者實可尚合先收錄以勵貪祿苟冒之徒其中積仕准朔而空棄者尤可矜抄錄作一冊次第甄復可以慰人心矣雖或未及盡用更爲公

誦亦前令尹政必告之義也民生倒懸而切近之效莫先於擇守令臨一窠必秤量其人可堪不可堪而後擬差則即此一念可以惠及於窮民矣如何如何

上丹巖

伏聞光膺大拜區區慶抃之至適茲多事恐未暇久勞顛免其已肅 恩否日間和暖體候萬福天日回光羣枉夬伸仲父亦蒙 恩典闔門感泣而尚何及哉劄本明白懇至三復感歎今日微座下誰復爲此言哉第未審其後登對 聖教如何施措間亦有亨格之效否此後上下之望益隆重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爲第一義諦更願勿以私小而使害於大體勿以人寡而或褻於名器國之幸也

上丹巖

昨始歸伏郊居浩劫之餘觸眼生悲此懷可與遼鶴論也惟 陵闕密邇瞻依有所矣來此無緣拜顏卽與嶺峽何殊區區益切瞻慕伏聞有胥 命之舉向日袖劄實出片片忠赤而尙未獲孚格致此躑躅益信格君心爲第一義而誠無奈何矣憂惋而已

上丹巖

下教辭意不覺涕泗之交集今日國勢如此獨賢又

如此如有一分才力可以裨補者豈敢自逸而顧迂拙狷滯非需世之具進而徒費廩粟眞所謂奚少一夫者不若守却一退字猶爲不報之報此事爛熟思量終不免廢然耳蒙此 大恩豈無一番扣謝之願而從前譽負至深 因山往役之外不曾一肅今不敢自壞大防辜 恩戴罪此何人哉降屈二字之教惶恐不敢聞孔明治蜀亦求人忠益姪雖不能仕安敢自阻而時耗有同聾瞽事幾迭變頃刻又恐無以仰塞將伯之盛意惟中夜屢歎而已

上丹巖

右揆台爺赴朝之路有書責勉今所教又如此矣義理晦盲人心委繭此等議論殊激懦衷未敢知首初登對從容開陳如 聖教而其中有孚感之效否此而又不得力則真朱子所謂某何恃而敢進者矣此身固不敢仕而至於天經地義之不可易者則終始銷鑠不得其所憤痛嫉惡豈獨後於人哉每念今日第一義無過於格 君君心一正百事自舉實欲一吐憂懣之懷而如向來袖割之勤勤懇懇赤心流出而亦無顯效未信之諫不敢遽發姑泯默以俟矣量時度力既不可爲苟縻榮祿徒喪素守 天地大恩豈

區區一謝所可仰酬初未敢爲冒出之計者此也別諭之下猶且艱脆新被誤 恩其有一毫進承之望乎勢將添一罪尤惶蹙亦復奈何

上丹巖

教意三復感歎幾於隕涕平生愛說至誠惻怛四字使今日朝廷皆如座下此心則時事尙可爲也雖不肖亦敢不激昂而顧學識鹵莽誠信淺薄無足以奉贊大人之德此已萬萬愧懼而朱子云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幾年引罪自靖作許多撕推費許多辭免而一朝得高官美爵便唐突冒進自處如此而其敢

有一分孚格之望耶平居靜檢心頭果多却一退字而去就之際不可不審處至於憂愛一念終始銷鑠不得早晚欲相幾一暴矣講筵吁咈其或感格 天意否此而又不得力則將如之何自念科目凡調非敢自處以高蹈只是揆時度力不能者止耳伏乞寬恕偏字之戒謹當銘服 筵教惶隕罔措同朝如相愛則姑置度外容其從容去就而似此攬掇祇益其兢蹙難進之端於公私何利焉惟恭俟譴罰耳朝紙中繩貪吏敕銓注之 教令人聳動欣幸欣幸

上丹巖

教意謹悉漆雕開之仕不知高卑如何而吾斯未信之言聖人悅之格君心是大小事孟子豈不曰惟大人爲能而今乃不量其才誠不審其出處而遽以爲己任非愚則妄也前書所告揆時度力不能者止只是區區拙法方寸偏着之戒可作頂門一鍼而其所以偏着者不但無養心之工終始信不及行不得敢不銘服近來諸啓頗獲允豈漸有感回之效耶近日武帥彈劾紛如罪負明白者固難貫而廟議則恐宜靜而鎮之不無淡憂耳

上丹巖

前後牖迷出於至誠懇惻雖頑如木石寧不感泣但退翁事固不敢僭擬而今無聖學十圖而徒進據大提學榮名其可乎大抵胷裏每着一退字撥去不得終是才具不足而其無學力可知持此心以往何事可做自獲盛誨循省愧懼况大恩未答爵位徒高中夜以興潛然出涕此心何敢一日而忘吾君哉區區衷曲恐或有未盡俯燭者矣至於不敢聞不忍聞之教是蓋愚迷忒甚自絕於長者而長者亦詎忍遽絕中也養不中之功切願終始賴之

一 上丹巖

陳忠之計本自耿耿而病裏無力締構今始成出以上伏乞櫟栝而回教之此宜明白婉曲以盡納牖之義而識淺文拙末如之何且念頃日袖劄之外無別般義理只是演出其意執事赤忠亦不能感悟况此言耶自向間一二處分後此意尤闌珊無意進往即又伏聞有練主書寫實差之舉不知自何處啓下而又添一難進之端耶在此封章而俟祥日乍入爲勝耶亦乞指教

上丹巖

承顏僅再三而何能展盡四五年積懷日間涼溪伏

不審供劇氣體如何瞻慕益切一番請對後更無聞
豈以兩司不備而然耶日前鑄錢二字出朝報誰所
建白迂淺固昧時務而居常妄念以爲卽今救民之
策罷錢貨爲急務君相如灼見其弊自可有漸次
消化之道矣目下形勢不罷則似不得不更鑄然以
今日人心又將開了無限弊端以光輝輩而亦所持
難者其終不可已耶中心憂慨不免形諸筆札矣如
何如何

上丹巖

亨弟發解非不喜也而幸而有終則實有盈滿之懼

殊不知爲喜其亦與常情相反耶近日八座非乏少
加望若出上教則已自下陳請已非得宜而一政
陞擬至於七人雖一一精擇名器固褻猥况徒循久
次豈不大爲人駭笑區區終未敢曉薦人大臣之職
得失不細此後十分慎惜至望至望

上丹巖 己酉

青宮葬期漸迫悲慟如新向日奔哭州門此正先儒
所謂着一義字自是隨衆不得者嚙沓之言惟任之
而已墓外展哀亦可以自伸矣墓祭因朝令停廢痛
缺何勝節日視朔望少異誠如來教矣

上丹巖

梁疏見之指義理爲亂天下者殆甚於洪水猛獸自有天地以來所未有之世變真是自道也孟子言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斯無邪慝矣不知誰能任此責者伏讀來教有以見未忍忘世之仁心豈不感激顧哀苦之中心力凋傷姑未能語此耳年少友朋往往相見固未嘗不以爲已務實相勉然終是說時易做時難奈何奈何

上丹巖

下示副本反復消詳敢有所籤付而竊覲主意務婉

曲開悟故不敢輕易下語恐爲峻激誤幾之歸矣只取其意而參量之如何如何結語終覺難大抵一番明白布諭不可已而此當在於格 上心誅亂逆之後今日世界則恐未可議此然捨此則無可爲辭矣兩東朝下教謂之徵信來後則恐未也而豈不愈於無耶但恐疏上後未必即下洪相果能繼此而庭籲否也以去就之節論之苟可以辨 君誣扶國脉者則同罪異罰特一細事本不足言然此則所欲爲者單弱故頃書時未敢仰勸矣今則 練祥已過文翁蒙叙後有一謝 恩之意則乘此幾進而陳疏觀

降者先生集卷九
批前却否則在此封上似無難收拾之憂耳入對時
說話終不如文字前書所告恐指疏後或一對懇惻
陳其餘意矣千萬熟審而處之伏望

上丹巖

去就未敢知何決自洛還者傳道近日一二事嘗讀
朱書市朝膠擾之域當世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
心者踵相尋云云不幸近之以是益知出脚之難也
千萬慎重幸甚以目下氣象規模視諸副本所列恐
是別般世界殊令人瞠視也

上丹巖

庚戌

副本歛衽三復感歎不已委曲懇惻若此天若祚宋
其或有一分孚格之望耶汨董世界若無此一着大
防幾乎滅盡矣然執事亦肯曰吾誠已至吾責已塞
而已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卒正君定國之功有
識之望蓋莫不如此然用舍在天固不可必惟在我
者不可不勉自今去就辭受之節以至起居語默之
間無大小微顯粹然一出於正而後今日此言方可
徵信於百世一於此有失則奈吾君吾國何執事
之責顧不重歟言及于此其亦戚矣曾於乙巳春猥
以朱子與梁丞相書爲獻似未蒙照察矣更願並取

答鄭自明書而朝夕檢省焉臨書不覺吐露至此伏乞下察

上丹巖

利川去就其輕重得失非止渠一身方今世道維持之責微座下誰也座下平日視蕩平之論如何而不知不覺將與之俱化此區區不能不深憂永歎者也頃書所及只就一事而言不能罄此愚迷之見矣今聞欲遞未遞輾轉大狼狽憂念尤不可言

別紙

尚記幼時見先祖考語及 宗社孤危未嘗不流涕

宗英之請似在其時矣己巳李玄紀以是事白 上曰此與宋某不賀元子同一機關云云禍幾不測矣每念爲國孤忠炯炯如昨使坐視今日又將以爲何如也常私語曰今日此事惟有望於執事誰復念此者今果然矣然而時義不可不十分審慎甄復後一謝蓋有古人已事分義亦然而今則言不用一節又介乎其間雖同罪人見叙恐無可進之義况義合者當戒數辱小事尙然此爲 宗社大計如何遇弟之言誠是也康節詩施爲欲似千勻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勻弩如何朱子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

漢漫說一句承當者便似百碎此語願淡念不獨此事爲然也兩揆許書及恐亦忍耐不住聖人盡已之心焉知冉有之不能救然而亦嘗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失言此又是一副當道理如何如何設或造朝當徐俟 上心開悟之幾方可議此而一二語終難得力閒中試熟閱宋朝范馬諸公奏疏論此事者抄取其明白懇切語作一小冊子附以近世如吾祖建請事從容面進則或可以感發 宸衷否幸存商量而亦切勿宣露於人至望至望

嘉靖乙丑 明廟不豫而 儲嗣未定中外遑遑

故相臣閔箕時在卿位密謂首相李浚慶曰 上疾彌留公當國何無社稷之憂浚慶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已未辨 仁順王妃曰順懷世子卒後上見德興君第三子稱歎矣浚慶曰 天意在此矣遂命將護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開筵閱箕自請以特進官入侍浚慶頓首於上前曰 玉候違豫舉國恐懼皆以國本爲憂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爲 宗社計 玉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預爲此事歟箕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古今

亂亡恆由繼嗣不定若觀此書則 聖人自當知之 明廟諦觀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臣矣仍 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箕豹皮衍義進講自此始

肅宗大王十三年丁卯二月晝講知事李翺啓曰 聖上臨御十餘年尙無 儲嗣凡在臣民舉切漆室之憂以我 祖宗之深仁厚澤 殿下之聖德誠孝豈終無麟趾螽斯之慶乎然自古宗室之賢如漢之河間東平國家賴焉而宗學之法近久廢弛若選近宗中自十二三歲至八九歲聰敏有才

者擇經明行修之士畀以教導之責 殿下亦時時接見獎勵之以期成就則他日 元良誕生亦未必不爲磐石之輔矣國朝故事有宗學導善典訓等職 祖宗教迪之意可見也當此災歲如以復設官曹爲難則極擇宗簿寺官使之教誨好矣 上曰當與大臣商議爲之

上丹巖 壬子

天旱彌甚民憂罔涯此時侍奉氣體如何甥姪由龍門到驪江仍畱連數日翼弟輩灑掃丹亭以待矣內外羣從畢會此誠浮世不易得之勝事追懷昨年初

陪杖屨於此間而獨不可得矣江流甚淺而沙勢益闊遠緣厓躑躅方紅四顧無人境物清幽不知何時國基如磐使一江魚鳥復瞻几几之容也耶臨風浩歎而已

上丹巖

癸丑

御製何等恩數感祝感祝天地間一陰一陽之對待固有不可易者然以流行言之此長則彼消彼進則此退未有混淪雜糅之理不敢知此爲何許世界區區憂歎誠莫知所屆也

上丹巖

下示副本伏讀感歎微此一着幾乎栗翁所謂天地間正氣消矣袖進時得蒙畱置香案否如或有一分感悟天心之望固爲幸萬萬雖因此惹出不安捲還廣寓亦可以救得世道一半矣

上丹巖

日昨備忘伏讀感歎但其指歸似在追念三相以光蕩平之化未敢知真有悔悟之端然萬一有此豈非宗社之福耶如座下一段苦心血誠旣承特詢豈不欲更竭底蘊而以今日情迹論之惶蹙不敢進言恐爲恰適底道理苟有一言可以斡旋之幾則幸

矣此則未必然奈何誠信既未能上孚則前事含愠之疑固亦惶恐而放肆無嚴之咎又安知其必無也伏乞更存審量

別紙

人臣之義固莫大於進忠補過然惟其義合數則斯辱不聽則去而已大臣與國休戚雖別於他人未信之諫終亦無益量時度義貴在慎重况座下目今情迹萬萬危懷是豈可言之時耶宜先以短章略暴疾病況綴情勢惶蹙不敢膺命之狀如承例批則只可隱默遲回或有將伯助予之誠意勤懇不已始

可議獻忠之方矣苟以宗社計重不可顧一身禍福則當取宋朝范鎮司馬光胡宿諸公言議之載於言行錄者參以史書撮其要而末云臣之向間所屢陳已多愧於古人願溪畱聖意云云下此則不必爲矣然若以此一着決非時義所宜而又必欲無已則下亦冊子亦可投進題面則朱書要語爲好投進時劄子首陳累詢不敢不對之意而曰偶讀此書食芹而美敢以爲獻演成數行不必具言事體段如何諸條固皆切中時病但似少含蓄又恐太草草雖或投進不必汲汲爲之如命加抄徐當錄上若干條耳

上丹巖

甲寅

故結城守李斗三之冤死湖中公議蓋莫不同然文簿之間固大段謬錯而本心則斷斷無他矣今其子欲擊鼓登聞仍欲一拜座下不知其冤酷之情能見徹於君相否且聞李君在時嘗蒙幸於座下矣伏想必有以垂憫試令畢其衷悃如何可恕之冤或爲公誦於播紳間而如秋判諸公獲悉此狀則一言之力何啻千鈞之重千萬至幸

上丹巖

乙卯

尚人賜書伏承杖屨已出臨郊墅頓覺莽蒼非遐益

不勝向風馳慕之至仍想日舒花明神氣清旺此時陪奉之樂卽是經歲經營者而偶茲有疾雖欲奮身而不可得矣古人所云形畱心往未足以喻此壹鬱矣通君事恐涉苟艱據法呈遞自是一直道理奉老人來往於累百里之外亦終非慎重之義未知前書所教已爲定筭否近日事爲朝家何等舉措而上下相徇已硬成釋然帖然世界矣旣無力匡救則月朝之禮卽一小節亦不可已耶宮內傳教係是私恩尤不當躬自叩謝於前席更存淡量而處之幸甚

上外舅洪公

禹賢○甲辰

勤教實荷破迷而但宿計在於淡入淡處都無根着
此土生理固艱甚然猶近有麒麟一家之粟遠有根
驪兩處之援且與春寓為犄角形况舍此之他復更
成新接庄所輸運之勞則彼此無殊故姑不得不為
安土重遷之計而顧此形勢有若風裏挈舟礙着無
所念之時一自笑不知轉蓬果於何止泊也峽農又
判歉而木麥猶有望矣郊報又寒心畿內差勝之說
亦不知信然也

答洪公

禹博○甲午

蕭寺陪宿實是浮世奇遇聚散逢別何嘗不耿耿於

夢寐日昨大雪皓森忽有山陰之興復上扶旺一宿
而歸松臺獨酌宛是昔別之地而南北浮雲邈不可
相尋矣歸來不數日而盛札忽辱有若心聲相感者
然披玩慰釋不覺千里之為遙也且審始寒侍餘政
履萬安此是還稅後第一平信尤可幸也姪遇冬坏
蟄如昨靜便自適拙者之分場屋事不須論但全鄉
洪老之擢第儘是奇事屈伸各有時鑑茲而母為自
畫如何

答洪公

己亥

教意謹悉自聞有此 教中夜屢歎而顧無一人言

者執事之言及此甚盛甚盛老熟勸止之論不過流俗顧瞻之見何足道也但所示副本難於下語過於畏約文勢終欠通暢語意亦未切實蓋此事雖似難言若自附匡拯之義則似無大段碍逼處矣顧此負罪之身雖尋常挽別亦不敢製送况敢與論於此等文字而平日辱知之深不敢作皮毛語耿耿憂慨殆若有心聲相應者不得不以別紙略獻鄙見未知以爲如何不直則道不見幸無以激惱爲憂謀之衆則事不成亦須夬決也既有設以身處之教故不敢不竭衷以復矣

答洪公 庚子

頃於外班望見顏色者屢而天崩之後終未相扶一慟歸來病憂連綿亦闕咫尺之間只此一念懸結初五惠書昨始承拜三復慰仰如何可喻公除倏已過矣攀號莫及吾輩不死豈意見今日大水無津人心波蕩風吹草動輒生驚怯日間曉曉之言耳不欲聞也躑躅固可畏而陽中之陰尤可畏今日同朝不震不撓一以守正爲心則庶乎其可矣區區江湖之憂於國何補而執事早晚必入言地其何以塞職公私馳慮

答洪公 辛丑

擢第纔二朞而官刺史已榮矣越點優批何以得此眷注於上也教意備悉畫錦之光固倍於他路而世間萬事無不有乘除惟其至榮故易以招咎然而此是外至者不必臆慮第聞挈眷有令而旋格今不可行矣全鄉是舊第雖奉板輿南下非如子始令原營事而若論以義之盡者則苟簡二字誠如來教引典乞遞恐為合宜如何如何書末所勗令人愧汗此身而為此職無恠其官方之日輕顧念誠信素不孚於上下自正不暇何能正人惟蟄縮循省以俟慢

蹇之誅而已

別紙

前後嗔責淡至至如獨非此世界人而何無人情云云實為悚仄然自屏蟄以來朝中舊識非有問未嘗先通一字况銓門乎親友入銓者相見輒勉以恢公雖其言不能入平日勉人如此而何可以已私相干以此事承屢教而卒不敢破戒從今以往或可全此拙守否

答洪公 壬寅

時事至此此時辱為榮死為賢士流禍福固無論其

將置國於何地朱子痛苦二字真先獲此情界矣自以屏退之身無所重輕何幸得齒於光華之籍陳東死矣餘波早晚相及至今安享大藩亦一異事以德徵諸公之免竄觀之抑或滿瓜而歸否還堪一笑扶風平信近獲承聞方欲一往省拜而還矣

答洪公

眼閱無窮變故而豈料今日見此景象前頭禍色不知至於何境而此猶不暇論伏熱如此一鎖之後開坐杳無期焦遑煎泣尙復何言姪名在罪籍不敢入城內依幕亦不忍坐在郊外方寓阿峴近處而老親

日夕焦憂無人寬譬此何情境一番危辱如或可以釐其禍心則南北東西更何足論而近事實不可以常理料度所恃惟天而天亦何可必也日前爲迎逮行過威邑一夜陪寢依依如昨益不覺南望馳懷也醜辱又及泉壤此時何得免此痛心痛心

答洪公

癸卯

久知遊殼中而不信終至此境向年誣讒猶不足以快其心耶體中無健而絕塞之行又當此酷沍其傷損必至所恃惟神勞豈弟矣第惟西南相去殆數千里奉板輿固無路久違亦何忍吾從姑又善病兩從

陸者先生集卷九
輩雖奔走二地看護之節尤難念茲情境實有不堪
言者然人於難處能寬遣方可見其定力鐵心石腸
何遽不若古人幸母曰此言之妄也何日發龜寓何
時過京口使此身在郊可作中道遠將而今何可及
也積雪千嶂所不阻者獨此心耳

與洪公 甲辰

去秋晚聞西遷之報亟走書奉候而追憑郊信已知
其不及矣歲忽新矣伏惟異域瞻雲之思益不自勝
此時體中凡百茂納休福區區倍切瞻祝也安頓計
已多日地主何人所寓邑內外何居風土固好而許

多艱辛可知屈三閭雖自云顧領何傷而蘭露菊英
亦非長食之物其有料理者存否板輿終無奉來之
理南西隔絕如此每念掩涕從弟輩誰人在側平昔
所期仰不願自居於元城之下更於朱書所載坡翁
帖十分致意也姪塊處窮山又此送歲百感嬰懷所
幸老人氣力粗安而喜懼又日以益淡耳

答洪公

芝丈路次臯復時人欲殺而天又曲中之此何理耶
斂殯諸節必無憾絕塞得親黨如執事者夫豈易易
前書中胎付候此文書以其謫所不遠可能遞致矣

入覽想爲之怛然作書在於喪出數十日之後涯角
人事益可傷也盛什強和而出口殊少涵蓄終不如
不作切宜扯沒母或畱煩人目也承方看考亭書得
力必不細其中論澹菴諸公海上酬唱事見之否今
此云云恐或見笑而過慎亦非惡事矣

答洪仲熊

禹瑞○壬辰

還朝後尙阻一晤積懷如山日夕只有耿耿伏承下
翰就審霜寒仕候萬福區區慰聳若奉清誨綽親患
比劇焦遑度日此際忽膺分外恩擢集木履冰未
足以喻其危凜見愛淡者宜爲之慙不宜賀也區區

反哺之願十年未遂苟得一小縣安於分者豈不朝
聞命夕拜恩而緋玉之榮濫猥極矣誠不敢冒
昧承當以招辭卑居尊之譏方擬屢狀力辭冀收誤
恩矣德臺疏復添艱脆之端吾輩積困唇吻亦已支
離亡猿之禍復延林木傷禽之驚何時可已爲世道
痛惋而還堪一笑

與李德哉

宜顯○壬寅

夏間晚承台住近一穩之計耿耿在中未及就而禍
作矣遠行仍孤握別此恨如何昔年一過雲塞荒絕
不堪居而以近事言之謫味真如啖蔗其能安之否

弟冬初過葬即已盡室入峽在雪嶽咫尺矣吾輩今日所勉惟素患難三字他何敢言亦何忍言也都惟默會

答李汝五 秉常○甲寅

人謂台譴補固甚惶恐而微此則飢坐浦濱反復勝之第衰年吏役之勞公門百事之苦終不如飢坐之為優適矣惟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不知台何以報此 聖恩耶目今上下氣象安嬉不知禍變之作起於何處此時守土者之責倍於他時千萬自慎自慎幼安令之喪慟惜何言聞此令過費精力於簿書

間恨不令早聞完平相公用於大處之訓台亦不可不知此戒也如何如何栗谷先生四書吐釋視見行諺解尤精纔取來草本於本第矣台如能入梓則可以嘉惠後學州力難逮台之久於職亦難必則空冊如本解卷數惠來可以傳贍以待後日如何如何此則異於李及之白集或不至傷廉否試及之

答李汝五 戊午

冬間辱復如接千里面目披慰之極未忍釋手忽已歲新矣體履神護萬福瞻戀益切弟衰邁日劇遽迫六旬天時人事俯仰憂惋只覺於世支離也間接朝

紙筵教批諭之間往往有於台惶懍莫措者然投之絕齋正是天意玉成朱子言市朝膠擾之域失其本心者踵相續也近來經歷熟而後益信其然人生晚節甚可懼也陸敬輿藥方之抄亦似畏禍何必乃爾願日親聖賢書以廣其見識未必不爲他日報佛恩之資也如何如何

答李汝五 辛酉

承敦迫非常惶蹙可知台雖難進旣無如前自劃之端其勢終不免黽勉赴朝數次進參講筵粗可以伸此義分旋即移疾不出而此後轉難收拾恐不可不

一番陳忠而決其去就矣大抵出處如不能適義則鮮不至於大家胡亂欲求中間溫吞暖處則無此理矣如何如何

答李汝五別紙

秋間台之由行設令如計出來不過徒喫冷寓艱辛而旣無所執又將還入何益之有此事緯繆固不足歎但數月來儘有許多好機會而又失之何也大訓始下時台之筵奏大體則好而胡不力爭期於回聽耶雖以此被譴亦足爲自靖之圖矣縉紳疏之垂成而還罷已可恨而求對不得之後仍復怲怲出入於

朝班豈不重有損於廉義耶頃日 聖批之下於台
疏者不可解看然得愛卿二字於 君上恐非老年
光華苟 聖意以上之拘繫而不欲舍爲愛卿以下
之知進不知退爲愛君則其爲害於世道尤何如也
弟之前書所勸陳忠二字方是真愛君者而終不可
爲耶願深思善後之策也

答李汝五問目

壬戌

殤喪開元禮不立主旣虞而除靈座程朱只論八
歲以上當立主而不言除靈座在何時疑禮間解
南溪禮說除靈座諸節皆以開元禮爲宜尤菴有

據禮則撤几筵當在服盡之月或初暮之論未知
此禮見於何書而開元禮之旣虞除靈座者似以
不立主故也旣立主而除靈座之獨用開元禮恐
不免半上落下之歸立主則依程朱論除靈座依
尤菴所論欲以初暮爲限何如

尤翁說中據禮云云必明有所據雖不知其見於何
書而此二字已足可據然初暮則恐太過以服盡之
日撤靈座恐得之

玄石謂只行三虞無卒哭耐祭此則據開元禮旣
虞除靈座之文而云也尤菴答人問有曰當立神

主則視開元禮稍備無乃亦有卒哭與祔耶此雖不明言其當行而微意可知開元禮今既不用則卒祔似當一例設行何如

尤翁無乃亦有之云蓋有持難之意然殤主當入廟則入廟者恐不可無祔祭既為祔祭則又不可無卒哭如何

題主只書名莫知為殤喪云云

題主則只書名不妨矣然恐莫知其為殤亡孫下添一童字如何禮記有童汪錡之文此為可據

答李汝五

病裏一念惟懸懸台座忽蒙寵札遠枉以審嚴互台體萬相為慰如何弟一疾經冬去死非遠講業亦幾乎全廢而愛惜精神之教良荷相念亦望台以理忘哀無損老年氣力也向日忠告自信非姑息之愛而周年始以過去例語答之從今不復以古道相期矣淡用慨歎逐歲曆日如例而至故人在朝受賜多矣

答李季通

漢○辛卯

昨年一過仙衙邑小如斗蕭散靜僻甚可喜如弟素有松桂讀書之願夢想耿耿未知兄以何福力厚享海山清閒之樂否承與睡魔相伴尤見吏隱之趣而

平日期待不淺淺作宰適得茲邑天之餉兄亦豐矣
公餘無事日親經籍必有竿頭進步之勢豈宜長事
懶散相愛之切輒敢勗勉想有以發粲也北查尙肆
虛喝南警姑無新報而憂虞之端固不翅齊山矣始
焉過驚旋又狃嬉廟謨民情大都如此令人憂吁弟
奉老居閒凡百粗遣而荐違 恩召惶蹙難狀三種
海錯之饋溪荷情味追憶歷上侍中臺縣人劈進霜
蟹其大如盃左持右酌興味俱到恨未能得兄爲其
時主人也楓岳雲霞能幾回探搜耶引領馳懷益不
自己

答黃汝文

奎河○乙未

聞兄辭陞相望益覺落落戀想日積雪裏嵩价扣門
披復華牘實有谷登之喜且審新莅政况佳福慰荷
何可言第爲邑未浹旬而已作此搔頭樣兄之乞外
固不爲一己計而力求之際初不知有此苦况否兄
所云云無官身輕豈不爲第一便宜而洛下風濤浩
淼此時戴豸襮被之客必將羨兄之不暇乘除得失
動如此須隨所遇而安之惟畱意於程子一命濟物
之訓如何如何所亦論報事可知民窮之孔極自有
北漢以來圻內民力已竭不獨貴縣爲然其將奈何

隆慶先生集卷九
兄既目覩其決難堪之狀則隨見論請固無不可而但名官出宰間有迫脅上司苟徼民譽之弊此亦不可不念惟在細度事勢與道理而處之也

與黃汝文

丙申

春寒未解兄政履珍勝弟意外移叨近密十年違離之餘一瞻清光少紓犬馬之悃而鎖直八日適當波蕩之會無一日少寧靖卒遭嚴教方此縮伏俟謹有不敢以一時例罷為幸而朱子所謂自初心而言則爰得我所者實為先獲矣子以一言能使十數年寢晦之義理劈劃而章明足令士流增氣兄輩他

日入臺能作楷範刮洗骯髒之習否徵友聞過宿琴軒海外之別能不黯然去後雨雪泥濘益令人馳懷

答黃汝文

歸來冠岳依舊在几案間禪榻芒鞋歷歷如眼中回思向日之遊何等快適書至可見一般情懷今日風色不佳領糶之役令人馳慮春臺水石近為米塵所汗得無松間喝道之愧耶弟杜門奉老諸况粗遣畦畦水白極有豐兆此外時事不欲聞也哭洪令未幾又失正甫文雅風流實不可復得此亦章子厚所為耶慟惜慟惜

答黃汝文

霖餘風旱游仍田事休矣奚獨百畝之憂也此時芻
牧之責固不少而瀛選望重豈容屈迹百里但人多
窠狹輪差之際無或及瓜否公器近雖屑越職責無
古今之殊惟當盡其在已幸公餘讀書以需時用如
何如何金台丈之逝實關時運今年是何厄會而死
却許多好人傷痛傷痛

答黃汝文

日月之更實為斯文世道之幸第其處分太遽景
色不佳朝象泮渙憂端不啻齊山不知經幄諸賢何

以塞此啓沃之責否某疏辭意絕悖恐不可假名譽
舍而怨之老成之意蓋出於慮後弊存事體而事有
輕重之別徐待公議決定邪說少戢之後他大臣言
之亦不晚何必汲汲為也殊可惜也

答黃汝文 丁酉

上候瘴氣之餘常膳未復而今日已動駕遠外憂
煎益不可極黃江聞已入對未知一出何以應非常
之恩塞上下之望否筵話何由得詳第得之風傳
自 上慰諭勤摯至 命近前執手勉畱甚懇黃江
以誠正直 祖宗相傳之心法推演為說又以春秋

大義衛武抑詩陳戒而退聞其胤丹陽病劇之報投
章徑歸云耳

答黃汝文

戊戌

嬪宮薨逝出於千萬意外驚愕不知所云 顯德后
故事之外似無可據式例凡百節目必多惟擾矣常
時臣僚不稱臣服制恐無可論朝廷奉慰則似有之
而哭班則不設耶設有闕外舉哀之節輕重既有別
憂服中人似不當赴哭矣然而此皆臆料未知故實
與禮意終果何如也

答金叔起

興慶○辛酉

孤坐空山百念都灰惟是少日親知舊時僚案零落
殆無存者以此益懸懸於台座而顧衰疾癩廢不能
一奉記府之間昨年明府臨莅以來聲光稍若密邇
而旋復失之其爲悵恨不獨爲悒懨之私也不意遠
辱書存於數舍之外辭意勤緝區區感慰曷可勝喻
即日漸暄鼎茵體候神相萬福絳支離於世有悲無
權此是曾前所聞於耆老者而豈知身自蹈之還發
一笑况且災異洊臻時艱日棘畎畝之憂實有銷鑠
不得者奈何奈何勤教謹悉此事亦強衰酬應而日
覺枯涸戛戛不成矣然而託名爲榮安敢爲辭惟續

隋書先生集卷九
貂可愧耳無由一拜叙此積懷只乞以時增重

答權景賀

楠○丁酉

宗國之憂日夕如結大水無津猶是歇後語尚何言
尚何言近日積逋傍觀亦覺惶悚而廉義既重他何
暇顧初頭獨對之舉已成禍階豈獨左右不幸而已
事體所關臺地固宜有一言而到今中丞之言殆類
下石雖未詳措語如何而驚歎則淡矣去就今無可
言中間雖有勸出之論而左右之堅定不撓誠得之
幾乎乍入旋出益增顛頓矣禍福榮辱一聽於天惟
盡吾職分則胷中自覺帖然書中百罹險途等語無

或太戚戚否望須加勉

答權景賀

癸卯

塊坐空山萬慮都消懸懸者惟左右日昨因梨峴褫
拜書心聲相應豈虛語也弟板屋席門環以萬嶂京
洛邈如隔世禍疊餘生猶足自遣而菽水之需入春
轉艱古人所云草衣木食苟度時月正是吾輩境界
矣棘從相去經宿始至兩處俱伶仃懷事尤無以相
寬奈何每念兄家嗣續怛然若在己今聞螺負之喜
苟其穀似何必已生遙賀萬萬此地靜僻固無匹而
無如嬾散何舊得全亡新知無有來教極令人汗顏

至樂無如教子至要無如讀書亦願兄並用而勿怠也

答權景賀 甲寅

令之昨年一着雖或非其本心而其爲害於世道貽差於善類大矣區區爲令痛慨實倍於他人豈不以先人之故愛令特甚也然而又不欲形諸紙墨以益人唇舌在朝時惠札旣未敢追復嶺海經年終闕一問簡慢之懼實所耿耿乃蒙令不以爲罪先賜端告辭意繾綣誠不勝愧荷之至前託文字汔成逋負宜令致訝矣然早晚當一竭鄙誠幸有以寬恕之也仍

竊念先尊長剛方峻潔之姿未嘗一日苟容於時使令一遵遺矩無所墜者豈有向來顛沛之事耶千萬奮勵自新必思所以無忝如何如何

與權景賀 壬戌

李君奎采宥還之路過訪得聞新謫越海消息差以爲慰其入去時令所助糧資在令亦可謂非細手然謫客所食絕無自其地出者全藉官力而顧今島中官人皆是當路親知無一相憐者况其兩弟次第淪喪門戶摧殘誰肯有顧藉之念以令爲道伯而使此弟不免飢餓於我土地則是豈士流之所望於令者

哉李君慣習其處形勢蓋言此時實爲風和時節渡涉非難一船滿載以送在道伯不過爲一號令事耳幸爲善思優恤之策就濱海親舊邑中劃給而登時運去使得以無事經過則豈非終始之惠耶區區此言非徒爲至親地令亦念舊而必爲之動念而官事有未可料者宜速圖之也

與尹鳴叔

鳳朝○丙寅

挈海時猶歲一得書而近歲則未也豈高陽遠於挈海而然耶偶閱同庚會詩軸不勝愴涕纔作帖以傳家存者惟吾二人不可無小跋此文非弟則兄願得

兄一言手書以爲思到時替面之具如何讀易之工能不負閑中否願聞之月前北道試官之出也爲令淡念去就到今思之可謂老翁錯料事也

答金太白

鎮商○庚申

忽蒙因伴垂問驚慰何已茲聞來過近地明日還發計主翁不在未免敗興而歸矣來時必入陽衙相見洞釋不至如前睽阻否朱子嘗以每令人家生女爲命奇而令之今行反是或是無子而有子之兆耶殊喜殊喜亟欲就叙而近苦風眩日事藥餌無由自力令亦不肯枉顧豈以禮尙往來而然耶淡用悵缺

答金彥章

相玉○丙午

伏聞栗翁文集改刊之役方始此斯文之幸也然舊
冊板本字小不堪觀只補缺挑剗而已則恐非所以
盡尊尚嘉惠之意物力固凋弊而解歸姑不易猶可
及今改圖旋旋下手以為盡善之地耶舊年譜宜去
之代以尤翁所新修者弁首而來教無所及豈偶失
提檢耶玄石勘校曾未經眼未敢知多少如何也跋
文猥蒙俯徵託名豈不榮自揆陋劣終不敢承膺切
宜審量改授他人且此改補異於全帙改刊不必張
大其事體略識顛末於卷尾令何必辭也千萬量處

答李君範

奠鎮○癸亥

淹病無聊之中賢季來訪仍拜台惠札以審風旱台
體萬相區區慰荷弟失於少愈之戒左邊肢體還復
不遂諒是再中危厲可知台之去就近歲辭冢宰丈
巖後惟見台一人實為士類之榮昨冬歸死之疏妄
疑其猛而有跡不謂已決介石之志也誌文取台教
更考故實與賢季對商而刪去以還之老年腹悲易
至傷生千萬自寬以副相愛者之望

答尹季亨

陽來問目 辛酉

亡兄再暮在今四月而其孤於前年六月遭其本

生母喪今此所後喪禫期適當六月若例以喪中不禫而不行則有害於承繼之嚴行之則心喪行禫亦似未安若不行禫則吉祭之體尤重於禫行之亦難不行之亦難亡兄既是繼禫之宗今日所重專在於傳重而三年之外又以私喪不能傳則輕重相左雖不行禫與吉祭而抑別有可以改題附遞而不害於禮之禮耶方且蒙 恩至有 榮贈雖未行吉祭姑先改題則其屬稱及旁題何以爲之若未及改題之前有祭祀則 恩誥雖下祝辭中追 贈職銜亦不可書之耶

出繼者於本生親雖自伸其心喪而實則暮服也繼體之義至嚴且重禫是變除之大者吉祭則又有遞遷改題之節所關尤大何敢以私親之服廢閣而不之行耶本生家小祥既在六月旬前則以仲丁過禫而吉祭亦可行於當行之月服色則只是一時借吉恐無可疑也不行禫吉而別有可以改題遞遷之節則決知其無是理也寵擢既係 異恩似已具由告廟矣告由之後則雖未及改題祭祀時祝文書以贈銜似無不可而至於先爲改題云云恐亦不成道理也如何如何

與洪虞瑞 鳳祚○己未

緋玉儻來而不取瘡癘可畏而不避雖在少壯猶難况於戒在得惡聞死之歲耶兄之此舉甚強人意朋儕亦與有幸矣不知何日上官觸暑跋履體力得無所損否風土固不佳而嶺海即如人何謫宦猶得蓬萊是亦學士未了之清緣耶前晦為哭族兄喪往郊廬始聞此報征旆其間過行不得拚別於路左此為悵然只乞加餐

答金仲禮 在魯○乙卯

再昨褫到初五惠書積阻之餘傾慰何量比日涼陰

伏惟台體起居萬福弟衰頹覺日甚去死不遠近又以匪據之任如負一病求解不得惶悶奈何顧以幾年糝漆之憂獲覩斯慶一瞻 冲質豈獨無此願不惟台所以見教者如此竊聽親友之言蓋莫不然然是官之設其義深遠其責重大豈但令一番進見而已哉雖以台教觀之亦既知其仍留為難矣一番進見於已固榮而於國家何益進則無罪不進則獲譴此理明甚是豈不徒為計較利害之歸耶山林高蹈先賢遺躅俱非可比擬於賤軀者而區區去就之義亦未敢全然放倒是豈獨為一身之事而已今日相

見禮計已過行如蒙勘處則為幸大矣年來親舊自成疎闊而台獨眷眷不遺開示愚昧若是其懇欵雖迷滯之見不能知變其為感哉如何盡喻

答吳左尹 重周○癸丑

雨餘秋清伏惟台靜履萬福綽歸臥數日路德漸生海山之勝蘊蘊若一夢世間何事不如是也昨日雷電非常 宗國之憂中夜無寐殊不知閒居之為樂矣奈何奈何萬寺觀獵令人馳聳九十臂蒼走馬古亦有是否稍暄一臨之教尤用欣企欣企

陶菴先生集卷十目錄

書

答朴尚甫 鴻周○五

答尹瑞膺 鳳九○四

答鄭聖瑞 義河○十三

答金尊甫 信謙○二

與俞子恭 肅基○四

答蔡君範 之洪○二

答李衛率 載亨○三



陶菴先生集卷十

書二

答朴尚甫

丙周○庚戌

粹稽顙再拜言 國故普切痛隕五月中伏蒙辱惠
 手疏辭意勤厚而經夏淹疾無由自力修謝有時戀
 德則披以自慰耳忽爾淡涼伏惟道履調攝增安孤
 哀子頑然視息奄見秋序日闌號絕罔極早衰多病
 牙齒前已十落六七邇來鬚髮盡白眼昏益甚殆不
 能辨物矣吾輩少壯如昨日何遽然如此如申伯曾
 平日差強健而亦已凋喪矣不知此身何能自全至



此也承問之及實荷愍念默念半生枉讀了幾卷書
今則有書讀不得終恐無聞而死耳曾聞不學復老
而衰賤軀固宜爾以高明存養之熟而豈亦如此千
萬以時珍嗇以幸斯文

答朴尚甫

乙卯

歲前惠翰踰月乃至疾病困篤全廢人事眼昏又忒
甚倩人作謝近慢是懼因循以至於今每念如噎春
序已半伏惟味道養靜體候增福弟點檢身心但覺
今年不如去年不獨衰病爲然反顧慚惶誠莫知所
以自措也前書俯教淡荷不鄙寡陋之質實所樂聞

近於文字上亦無真的用工處汔未能有所奉報古
人講學決不若是其疎鹵也目下一二所疑先此仰
叩蕭寺之約可能有成否良企良企

別紙

吾輩學不進正坐無勇困知勉行固以勇爲主矣近
日見得意思分明惟勇於五性當何所屬耶中庸分
列於三達德而浩然章則又似屬氣幸就此痛賜辨
晰以豁蒙陋也朱子大全四十編答何叔京書向來
所疑止非此事矣由是之是及所謂此事指何而言
耶尹瑞膺所問心說同異高明所見何居小紙覓呈

亦乞細教

答朴尙甫

癸亥

前月廿二惠札今月六日兪婿來時始傳至其出雖
久慰荷深矣伏聞投章告歸已還初服即日清和仰
惟德履增相粹失於少愈之戒左體不仁之病還復
發作風漸最忌再中而喎斜又屬新症委頓床篋轉
動須人居然是癱廢樣子奈何去就之節猥辱俯詢
實出虛心求益之謙德區區豈不樂告而今則已後
時矣甚可歎也然既有盡情見教之語安敢自隱夫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而已量時度力可以行道則出

不可則處孔子之仕止久速亦用此道也士大夫尋
常進退猶不欲自輕况如高明處地即古之河南處
士一流耳起自草萊上膺旌招非有以自信則必不
爲也未知今之世道果爲賢者可出之時歟第以書
辭觀之似出於感激 恩數迫於分義 恩數固爲
曠絕分義亦不可廢而儒者出處實關風俗汚隆有
不可不慎高明之言曰假令不得已一番出脚此只
伸分義而已恐或近於時俗之言也愚於乙巳筵對
時妄有所陳說於今日事略相襯切茲倩人寫呈覽
此可以知愚者之見矣愚本非不欲高明之出而仕

也所惜者欠却商量耳至於鄙人之濫荷尉薦誠有
所未可曉者自以目下時義爲可以出而行道則薦
引之與之共貞可也既不欲留而又攬掇他人者是
欲其出而行道耶抑心知其不可出而姑爲推挽以
爲觀聽之資而已乎由前則非愛人以德之意由後
則非告君以誠之道未知高明於此二者何居焉臨
歸八條之疏纔得一觀而字多誤不堪讀至於筵奏
傳聞不一有未敢遽信如蒙以副本及前後筵對說
話之錄出者一一送示則繼此亦可以妄論得失此
固格致之一端而亦有得於切磋之義如何如何

乙巳八月晝講入侍時同知事李緯曰人君爲治
必以用賢爲務而我國專尙科目科目中人未必
皆賢巖穴讀書之士致之朝端豈不大有益於治
道哉漢時隱者被徵歎曰後宮千數其可減乎厩
馬萬匹其可損乎遂不至隱者猶如此况道學自
重之士乎夫使天下之士欲立於朝者都在人君
爲政之如何樂善好德治教清明則賢者將于于
而至况誠禮待之焉有不至之理乎曾在 孝廟
朝先正臣宋時烈先正臣宋浚吉一時被 召羽
儀 王庭近來儒者不出成一規模或有身不出

戶庭而坐致台司矣大凡待賢之道貴在誠意交孚恩數不必過隆爵秩不宜驟高恩數過隆則當之者不堪爵秩驟高則其進也愈難昔程子以布衣被召爲校書郎願一見而後命官及充崇政殿說書又辭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儒者法門本自如此願殿下凡於徵辟之士勿虛糜以爵秩過紆以恩數務積誠意必期招徠使之出入經席補導君德則世道幸甚上曰所陳儘好可不畱心但古人有言責人則明卿則必欲退去而猶請必致巖穴之士者果何如也李緯曰臣本科目

常調素乏才能豈敢比擬於巖穴之賢乎臣之必欲退歸者不過抱病嬰豐不堪從仕只願守得一段廉義矣

答朴尙甫

前月二十六日惠復札昨日自漢湖傳至披繹無斃不覺紙之生毛矣伏聞近添新症彌日委頓鹿性不宜於朝市往來勞攘安得不如此千萬惟加慎而過損以慰慮念賤疾一味沉綴數月內全沒所事長日頽臥雖有朝聞之願而恐莫之遂也人扶之拜亦難自力家忌墓祀輒皆使人代之設令辛苦久視夫豈

有生世意况耶多少回教頓令蒙蒞開豁信乎朋友
講磨之益不可無也不落第二義云云固知盛諭出
於寬借而愚之所以妄自期待實亦在此顧說時易
做時難此爲兢兢焉爾區區竊自點檢則平素用力
蓋有意乎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而至如天下之
義理精妙無窮類非麤心局見所可盡於銖兩毫忽
上秤停出來則全未全未所以發於言議者每多偏
窒苟於高明出處之論而改是焉則愚之受賜也大
矣李生宜哲日前馳書以正鄙說之失其言大抵與
高明之見相契而於愚之本意則似有未盡曉者故

已答之曰出處之義多端果不可以一槩斷之然孔
子之際可公養顧何嘗外於仕止久速四者而一可
字盡之孟子所列迎之致敬以下諸件亦何嘗不盡
出於正哉至如抱關擊柝乘田委吏卽是爲貧之仕
非可證於此事者也愚非以朴丈之出爲非也其出
似非時且其歸宿在於暫伸分義耳誠能以行道濟
時爲己任隨其學之所至力之所及且盡目前當然
之責徐以聽命於天萬一蹉躓奉身而退一如君所
云則吾亦豈不曰進退綽綽有餘裕者也愚之所以
不滿於朴丈者正以自負之不甚重自待之不甚遠

黽勉暫出無端遽歸耳至於進賢之爲事君第一義誠如君言吾固不敢當賢者之目然其或出而仕也則亦庶幾於君所云一日在朝有一日之效者恐朴丈但能薦引未必能使之進也則是亦空言而已於國何益孔子曰君臣之義何可廢也此爲萬世人道之大經如吾之積逋多年懷忠未效實有愧於程子所謂多少不盡分處若以暫伸分義責之於愚則可也

也

往年輔養時李君力勸其出而其言以暫伸分義爲主故云

乃以所當責我者

望之於朴丈不亦左乎儒者出處自與科目常調大不同矣自古君子小人言同而意異者不獨分義二

字爲然今以分義之云專屬之俗論而謂夫君子不必致謹于此者豈理也哉愚見亦何嘗如是也鄙書大略如此并李君原幅奉上盛覆所教蓋亦不外於是何煩別辭也至於乙巳筵白之呈覽者於此可見國家招賢之有道儒者不出本來無義而出亦不可不觀時矣高明乃謂與此事不相似則此心已未能見乎矣置之勿復道也愚誠迂滯而少通變自知於分義上虧闕多矣然而亦何曾果於忘世者哉忠厚惻怛四字正是聖人遺意得此至誨倍切警惕敢不奉以周旋也不爲己甚固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然

儻非無可無不可之聖而遽欲不爲已甚而已焉則
出處進退之際或不無淪於流俗之害此又不可不
知也鄙說所引上之河南處士下之後漢隱者只取
其處地與去就之跡何嘗一一比擬於其人而必其
盡同也哉論今之勢其憂有大於後宮厩馬者則在
君子觀時之義宜亦反省而知所慎矣若以聖人之
出而行道爲心則天下無不可爲之時時與非時元
非可論若下於聖人者則安得不觀時而動也所教
鄙之出初不係於時與非時云者尤不敢曉藉曰暫
出旣出矣時則時非時則非時是必有定分豈有中

間溫吞煖處又豈有不相關係之理也哉嘗讀河南
處士上宣仁太后書則於其仕與不仕之間儘有許
多商量初非有一番暫出之意如是而後方可謂自
重之士至於西監之出卽是老年起謫後事何關於
始初出處也高明一生讀孔程之書今於出處大節
安可直以爲難及而不欲摹擬也見慕之徒又安得
不以孔程之道望於高明耶今之行道無可論雖於
暫出之時俛俛冥墮直似無相之瞽者實非過言如
是而乃輕易出脚豈非欠商量之一驗耶 恩禮隆
絕轉身無路固可謂迫隘之極矣頑然悍然不少變

動亦恐無此道理無已則只可進伏城外悉陳情實
兼附 君德世道所當論之大者以聽 處分言可
行則進不可行則退爲高明而計恐無踰於此者而
以其後時無用也故前書沒之矣旣蒙願卒聞之教
不敢不盡或可補於善後之圖否臣所被 嚴旨
久而愈危慄以兄相念而曲爲伸解至此豈不仰認
雅意所存而賓僚之待窠填差已是兄推挽之力雖
謂之尉薦亦無不可愚之名位猥高雖若無待於人
之薦引而前此被人尉薦亦已多矣兄何過爲此不
自安之辭耶魚令筵奏今始聞之此中僻陋如此使

高明之言不出於舉條則亦幾乎不知矣告君不誠
之云只當屬心知不可出一句看也愚於答李君書
後偶閱朱子書有云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
言行與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
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
之本心哉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
在所擇矣此一段未告於李君而告於高明者愚意
蓋欲高明所擇不在於迎之致敬以有禮而在於見
行可之仕爾朱子亦不云乎惟聖盡倫固非常人所
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

準愚常有味乎斯言每爲同志者誦之然而在已則
嚶嚶志古行不能掩於人則大而無當言不能入已
自笑其迂甚矣閔弟士衛屢戒以吾兄責人過高云
故即手書橫渠以衆人望人則人易從一語以寓警
矣今又於高明不免妄發益恨士衛之不在也然春
秋責備之義不於高明而更於何處其言雖過其心
則愛之也其愛則非姑息也以高明容物之量豈不
得其心而略其過耶筵說三道奉覽而還之盛疏此
中謄本適爲人借去待其還方更參互細觀而凡此
言議得失非故引而不發勢亦有不暇及者但以前

所往復之端畢其說焉或有不當痛垂剖示又幸也
竊見兄蠅頭字極精緻可驗不衰之學力妄欲效嚶
而字斜墨昏不可解看未免倩人改寫愚智相懸奚
止三十里之間也悚歎悚歎

答朴尙甫

初三惠復札又自漢湖傳至而病骸困於毒暑尋常
簡牘亦不自力月幾盡而尙此闕然可勝悚歎日來
薄有涼意不審德履調攝益健否弟積病之中元氣
大脫連服人乳且賴親舊相助之力僅服瓊玉膏四
分之一頗覺有扶元之功而至如腳痿語澀喎斜諸

症苦無加勝之勢只得以廢疾自居而已奈何平生性拙寡朋友且嬾於應接世所謂義理長書者非徒不能亦不爲也今於高明出處之節隨問隨對自爾支蔓來教所云不已勞乎者愚亦自笑其如此請勿復云云也但有一二奉復者鄙書中所擇不在迎之致敬以禮云者其意蓋願其在於行道而至於見行可三字果是錯引知罪知罪如蒙得其意而略其言則幸也所詢李札之以鄙疏爲未安在於何處者渠書責愚以引而不發而渠亦無所發說不知其意如何而以愚見言之古人論事先說義理必以當世事

政之得失實之而後其所說義理轉益分明而今高明之疏則全說理而不說事昔時朱子近世尤翁章劄恐不如是李君之以爲未安豈亦以此歟還鄉後疏本府隸姑不謗至而與月前封事一樣云蓋知高明進言之體專以與與爲主悅釋之效淡有望於吾君也

別紙

往年尹友有所詢叩故妄草心說一通答去仍以其間目呈覽仰請盛教則高明乃以不識其人拒之此於道理未敢信其必然而愚亦沒興不復以鄙說奉

質無由豁此蒙蔽之陋汙茲耿結今蒙辱示前後往復且欲聞其得失此意甚盛感幸之極安可自隱尹書張皇裨闔殆千百言往往推行已見自唱自酬若莫測其端倪然要其歸則大抵主張氣字太過種種病敗不可勝喻苟如其說則天理之至精至潔全然墮在氣窻之中孟子道性善之功至是而幾昧矣其爲世道之憂庸有極哉高明所論明白痛快切中其病不知冬春以後更無所間難否彼或自覺其非則豈非大幸而亦恐不易也性囿於氣一語已是大段做病盛論雖不離於氣而亦不囿於氣云云可謂擷

撲不破似此是非固易曉然至如論未發時境界有曰直與無氣相似此一句真箇見得到說得精非惟折彼膠滯之說卽是愚言之形容不得者不勝欽服愚之往年答說蓋云心固氣也而不可專屬氣必合理氣言之而後其義乃備彼則必欲使人專主氣而禁切一理字或恐其入於其中此是肯綮而盛論亦已盡之矣更復何論

答尹瑞膺

鳳九

心說辨問

乙卯

心專言則統性情而單言則氣也是氣也雖所稟之精英該貯於方寸者而氣者不齊也隨所稟之

不齊各有清濁故以聖凡所同之性而凡人之不能如聖人之直遂者只爲清濁所拘而不能不異也必能加變化之工無些子查滓至於清明純粹然後可以盡其性即與聖人一也此一說也聖凡所同不止性也心亦同也心之本體湛然虛明初無聖凡清濁之可言其所不同者軀殼血氣有清濁粹駁之不同濁駁之掩而本體之湛然者不能發見始有聖凡之異也此又一說也是非文義訓詁之異同實係心學源頭不可不一下辨明而况其各所主張者又不是一二蒙學偶然說出者則

在後生從違之道亦不宜一任其紛歧未知執事定論以爲如何

竊謂心固氣也然必合性與氣言之其義乃備故從古言心未嘗專以氣斷之

如朱子答或人形而上下之間不曾專屬一邊

然

若就其中單指氣言之則理一也氣二也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者

此兩言正如論性之有本朕氣質之殊者矣

然氣之爲

物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其本則湛一而已矣心又氣之精爽而又合理而言之則不可專著一氣字故其本體之湛然則聖人衆人一也於未發時可見如何如何

答尹瑞膺辨問

丙辰

心是氣也其理則性也其發則情也分而言之心與性與情也各有所指統而言之舉心而性情包在矣此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也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從古聖賢論心多在此統言分言上此則來教誠然矣第今日所論就其分言之中只指單言氣之心而其氣之清濁有無聖凡同不同之別矣蓋氣者不齊也原二五稟賦之初則清濁粹駁千萬不同聖人所稟二五均停純清純美其心即均停清美者之精爽故獨能清明純

粹衆人所稟二五不均清濁相雜其心即不均相雜者之精爽故剛柔昏明各自不同萬物之中人之所稟得其秀而其心靈焉吾人之中聖人之稟又得其最秀而其心最靈此說已詳於蔡氏之傳矣泰誓是以上聖清明純粹之心從其所欲而天理直遂不踰矩焉下此一等則必加澄治之工使濁穢漸消清明日升而復其性焉蓋衆人相雜之心雖不及聖人之清粹而惟其精爽之故本自活化不如肝腎脾脾之氣一於偏而不可變矣若能察之精而揉之有方則濁化爲清駁變爲粹柔而

能強昏而能明所謂變化氣質於此可言矣彼以單言氣之心謂無聖凡之別而清濁粹駁則移靠於軀殼血氣至以心本善之說有若上配於孟氏性善之功效如是說者孟子何故而獨言性善而無一言及於心善程朱又何故而至有纔有清濁氣稟不齊之論相反於心本善之說耶心者一身之主宰也倅地主張專在於此心性本同善而心又無別則衆人之不及聖人何也若以聖凡之別亶在於軀殼血氣清濁之分云則是重在於血氣而心反無所事矣其可乎哉來教謂單指氣言則

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者自幸鄙說之不悖於盛見而其下雙註謂此兩言正如論性之本然氣質之殊者此則妄意不能無疑所謂本然氣質兩性元非二箇性也單指理則本然之性也以此性而兼氣質則謂之氣質之性也其實一性而亦直就一人之性而言之今以來教與註意而準之聖人有本然之心而無氣質之心衆人有氣質之心而無本然之心也此在名言其果如何性則以理氣之單指兼指之別而有此兩稱心只是氣也亦有本然氣質之異稱則似終未安矣發者氣也未

陽春先生集卷十
發已發專是心之爲而雖衆人相雜之心升降飛揚之際或值未發之境則濁不用事而亦能清明當此之時其湛一氣象與聖人無異然不可以此而謂本無原初相雜之候而與聖人同其稟矣未知如何竊覲盛意所謂若指單言氣之心則聖凡固不同矣但心不可離乎性而主性而言則亦不可謂不同云也顧此妄揣不知果不全悖否此則義理誠然大學之明德雖心性情之統言而所重在於德德者性也故明德不可言善惡分數矣盛意所主可蒙詳示否

心說得荷開示其於寡陋爲幸大矣其中一二印可處尤見不鄙之意而其於義理頭腦尙有未盡契者心固屬氣而從古聖賢言心必合性而言之未嘗專言氣字其言至虛至明神妙不測處亦未嘗分聖人衆人而爲言其意蓋不偶然今欲析而言之則心是氣也而氣則不齊就稟賦上言則聖人衆人豈有一齊之理乎然是氣也對理而言則固二也而其本則亦一而已矣衆人所賦雖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而於其濁駁之中本體之湛然則蓋未嘗不在又况氣之爲物變動不窮非如形質之一有局定而不可易者

陽春先生集卷十
故苟加澄治之力則濁者可清駁者可粹自非然者
變化氣質之功亦安所施也但其稟質所拘物慾所
蔽湛一之體未易呈露惟於未發時綽略可見矣愚
於中庸首章每謂未發時不可着氣質二字今茲之
論亦不但如來教所謂心不可離乎性一段而已也
氣質本然之性前書既曰此兩言正如云云則是不
過借彼明此耳然以來教論之聖人之性亦何嘗離
乎氣質而顧無偏駁之可言故氣質之說專爲衆人
說就心上單言亦猶是也况未發時湛然之體聖人
衆人既一也則謂衆人無本然之心者其可乎竊聞

湖中士友多主明德分數之說心竊憂歎久矣來教
則不然豈傳者過耶然明德是本心高明之見既於
心上主張氣字太過則雖欲專以德屬性性亦不離
於心矣終恐不免有分數也上下語意無或逕庭否
惟茲所論都是義理淵奧則寡陋何足以與此而猶
且妄獻所疑實以求教耳

答尹瑞膺

癸亥

別幅所教非有新語但就鄙書中摘其謬處而論之
此於蒙陋實爲大幸而第區區本意似有未盡見察
者濁駁中本體之湛然未嘗不在一段本然之性實

陽者先生集卷十
包在氣質之中往年鄙之心說中固亦借彼而明此矣曷嘗以爲各占界分如盛教所云哉以來諭觀之活化而初不局定濁者有時而清駁者有時而粹愚亦嘗云爾雖單指氣而言之氣之體段本自如此而愚則自初以爲必合理氣而言方可謂之心高明則獨言氣而惡人並說理字一切呵禁此所以彼我所見之終不合者也氣質之性專爲衆人說單行此一句恐亦不盡愚意也夫聖人亦何得離却氣質然而衆人有偏駁之病聖人則無是病也故氣質二字自屬於爲衆人說以橫渠不性之訓觀之尤豈不明的

矣乎明德分數之辨蓋想盛意亦不欲以爲有分數矣然其所以明之者不過曰以心之氣之不同而至謂虛靈之各異則明德不免有分數而人之性各自不同也愚未敢知虛靈獨非心之氣而心之氣之外抑別有所謂虛靈者而是爲何等物事耶此外辭意屢看而多所難曉此固鈍根之致而其或辭不別白而然耶如蒙更爲明教則亦當有以反復者矣如何如何凡此數說皆是枝葉未契之頭腦必欲詳聞者盛教甚當愚亦安敢不盡蓋嘗妄謂天地之間有理有氣雖不相離亦不相雜而氣勝理則亂理勝氣則

治要之聖賢千言萬語都不外於理爲氣主四字矣
孟子之功莫大於道性善一言蓋於氣質之中拈出
性字使人知人與堯舜之本無二性今高明之論則
許多辨說專以氣爲主使天下至淨至潔之理全然
墮在氣窻中去了以至方寸虛明之地亦挑脫不得
殆類於古所謂滓穢太清者設令成就得一副當義
理此於人身心上有所補苟如是則孟子之辛勤
道得一性字之意至是而還復黝昧矣况未發二字
實從天命之性出來未發則性也而乃於此着得氣
質所謂氣質固亦有善而亦不爲無惡既謂之氣質

則其不幾於相混之歸耶此愚所以居常惕然而憫
之者也此爲義理大頭腦處意見之不同如此則安
可謂之相契也哉誠願毋自取勝於一時溪憂遠思
速爲改圖以幸斯文也

答尹瑞膺

甲子

亦諱縷縷有以仰見爲師之盛心而區區者猥蒙牖
迷亦出相愛此事久成大紛紜言之亦支離然既有
問又安可無對二先生廟享先後之序愚見本與士
元不同而惹此唇舌直坐於答尹令一書蓋從前二
先生從祀之請於春翁則狀德之辭全不肖似有若

強爲擬對者然士衛在時亦相對語此矣向見尹令
所市湖儒疏其文儘好且其爲春翁陳說德業者頗
似致力非比前日他疏之汎然者好文字之稱良以
此也至於後先一段雖於其書中愚意隱約可見高
明亦既覽此而猶若有不相悉者鄙意特以湖儒之
被罰恐轉生乖激故言其疏語之非出於無稽以爲
調娛之圖而已豈或以士元書中有定論二字爲其
所株累而然耶喜愠云云其時實有觀聞之真的者
常謂近年閱牆之變已兆於此故遣辭之際不免衝
口而出區區憂惋之意反作兩家交怒之端還自一

笑耳心說屢被鐫誨而終不能相契未死之前見識
幸而少進真覺前非則敢不更爲請教耶

答鄭聖瑞

義河○辛亥

花郊相見時知兄有必遞之意無俟乎責勉矣追聞
勉赴官次輒爲之慨歎蓋方今士流之所依庇惟一
二元老而其家子弟不免爲此世界中人所句引如
此將置世道於何地此則士長爲首罪而兄次之一
縣邑去就固甚微而此不可但以兄輩去就論惜乎
初不淡思而從古以來分義未安四字誤了幾多人
情理固亦迫急然弟嘗妄謂程夫子所謂爲己爲親

也是一事為第一道理也泰兒宦遊云云曾未及思量是則必有至理存乎其間而亦未敢測度未有聖人作用則只當守拙法而已耶既就之後亟宜盡一日之責近因隣境人士往來已聞有政聲淡為鎮人幸也承無久畱意將何據而必解耶既蒙俯詢成事固勿說而亦不敢不直披衷悃幸垂恕諒

答鄭聖瑞 庚申

院僂拜書慰荷區區第辭語悲切一讀一涕上古父不哭其子兄不哭其弟既不生於其時則何嗟及矣願寬心而自愛也近亦讀書益勤否懶散無當但用

馳羨長令事聞於其甥姪新岸喜筵發端以至於此此君固疎闊而士衛平日期望何如也當謹密而不謹密似周詳而未周詳詩云靡哲不愚豈此之謂耶抑亦時運所關惋歎奈何

答鄭聖瑞 癸亥

庭前梅子已大結月亦向圓矣花下對酌未嘗不在於心目間也適有德村去伴如期轉往青州從事其不作烏有先生否好笑好笑伏聞栗翁別集一本先大爺有所釐正如蒙搜覓下示則幸也

答鄭聖瑞

陶菴先生集 卷十
旬後有德村去奴使之轉候起居矣至今不還似是
路中邁癘而然拙者本非肉食相而酒亦少緣一笑
一歎此際忽蒙白衣之送開壺引酌色味絕佳此意
良厚庭花雖落盡而滿山濃綠流鶯上下恨不得連
床一醉如疇昔之夜也承審有所慎弟亦以胃腕舊
症多日痛臥均是老境人事殊可憐也

答鄭聖瑞

士衛何處得來縷縷辭意知同此痛惜也即今氣力
絲綴文字姑不暇言承有早晚躬速之意而易成一
遭虛往還願的知此身差健時節而始圖之如何令

咸苟有欲見之誠心豈患無乘况重之以父兄之教
而不爲親傳書信少年不識事如此後日相見欲痛
責之矣來教果符鄙見矣所諭士習舉世殆同然奚
獨仁鄉如此令人無開眼處云云三復慨歎講學節
目一通試倩人寫呈院各異規不可盡用其中又必
有行不得處從容商量隨意點化以還之則春膳便
始可送而齋任而更與之議定也

答鄭聖瑞

日飲無何非所望於吾兄豈以天象人事憂虞齊山
有詩人無叱之願而然耶願加慎節無或忽於溫克

陽者先生集卷十
之戒也朴都憲疏聞是與與之言而未有悅釋之益
批旨久而纔下但以已悉大諭卿其諒之爲 教云
大諭不得見而於都憲亦有未安之辭云矣書末牖
迷實荷盛意本來情地危蹙近雖猥蒙誤 恩而素
無忠信善道自結於 君心恐未可言也兄或未之
淡思耶

答鄭聖瑞

甲子

日昨洪君器海過路作新年間訊戲答之曰以年序
論之則尊翁於我爲前官聖瑞爲後官似此交承終
有了期矣未死之前不病爲幸而入春來尙不能一

番上墓百事可知前官聞亦不治而後官政治不知
如何醒日能多於醉日否方竊有一事所欲仰聞者
孔門出婦見於戴記者多此書元不足盡信而設令
有是事此可謂齊家之道而謂之家齊則未也豈亦
聖人所不能盡之一證耶若下聖人而有此變故者
則直當以不能齊家責之夫女子褊性雖失聽婉之
美君子識量當從隱直之義况兄平生讀得幾卷書
而乃不能容一婦女耶匹夫匹婦不獲其所仁者之
所淡恥如子而內有甚宜之心婦而中抱伊何之冤
則其有傷於倫紀何如也我國國俗之不輕許離貳

者其意有在雖是一時暫出亦豈可容易爲之耶縉
忝在朋遊之末且有婚姻之好初因士友而聞之不
勝駭嘆亟擬以書奉規而或言兄性急易於層激故
不免廢然今則歲已累更矣且息瓜傷之怒佇聞棗
熟之謠况今 聖女應期舟梁叶吉二南之化當自
大夫家始并須淡量而善處也

答鄭聖瑞

多少亦諡殊用感頌他事不能學兩賢而但學其病
雖似不倫之擬而似此較絜固亦爲榮顧於已分上
有何所益如兄則方更試登山之脚而今年亦不用

扶恐是他事學得而病不學也詩人善詭之言何至
引用好笑好笑寄餉新釀到卽一醉色味果絕佳矣
庸醫之言不足信老氣扶接之功無上於此者性本
好酒而不能多酌惟微醺則止此法最善或可爲取
諸人之一端耶劄疑草本今方對校僅到講義編上
必一番閱盡而可還之也願賜寬假講事今年則先
以春秋仲月大享後爲始前頭或四孟或逐朔從容
商確而處之爲好如何如何

答鄭聖瑞

所亦程書曾所記取而嘗觀栗谷先生語錄有云斷

則忍忍則父子夫婦之間所傷多矣此義恐亦不可不深念也愚言既不見概更有何說惟願於伊川說中修身刑家四字加意而修身又是築嗑處如何如何俞家事往年亦嘗耳熟於諸長老緒論矣程子定論亦於其時爲一邊所引重者而俞家處之之道甚不善凡所聲罪愈出愈新必欲離貳而後已所欲離貳之意則實爲其子地人倫變故之際不可參錯以私意在於其子處義尤如何此人心之所以大不平者也竹丈固亦不無挾雜之嫌而愚亦從趾舅之論矣竊觀盛意似以離貳爲重送歸其家爲輕然送歸

而不復還則即是不告官之離貳也始雖少異其實則同此亦豈可容易爲之者耶聖人亦有所不能一句以後人而觀聖人固若可疑然聖人之心則雖已能而常若不能聖人猶如此况常人乎夫子所謂君子道四者雖自謂未能而實則道之所當然而人之所共行者也若如來教則此四者其亦將以聖人之所不能而不可責之於常人耶送歸其家即是齊家之道是則尊既行之矣待其悔艾而即還之則便是家齊也是豈欲尊捨其道而遽求效者哉此亦愚昧之所聽瑩也然尊既不欲以小仁自處今雖無面目

而後日必爲長久人情此則猶可喜也

答鄭聖瑞

春來庭梅早發中罹霜雪不能如往年之繁固已可歎而偶有花前少飲仰須友之句友不至而花已盡矣向風馳懷何能自己此際賢甥家隸委致惠札慰敵一晤風日絕無和暖氣味靜履猶能安勝殊可喜也窮居僻左罕與洛中人士接晚聞士元謗言幾於溢世今以來書觀之益信渠本於事不欲參涉常以好靜惡動病之今此自入於是非叢中諒是不意蓋自初渠意之與愚不同者愚則以爲二先生同心同

德固不敢軒輊而際遇之隆復雪之責尤翁則主人春翁則夾輔之其當先尤而後春不獨爵秩爲然也渠則曰此言亦近於軒輊只當以年歲之差爲高下者事理當然春翁旣長於尤翁以春而先尤則於尤無所損以尤而先春則是定其高下也豈非未安之甚者乎以此未敢苟同云至如李挺郁單舉之請則不惟士元愚亦斥之廟享之例但可取一人而已則春翁當遜於尤翁而不爾則後人何敢輕易取捨於其間乎此則與先後之相爭體段輕重自別故也凡人道德功烈自有百世可俟聖人者雖先此而後彼

又或先彼而後此是豈有增損於本分者哉此在二先生都不關緊而後生輩自作彼此妄欲後先使潰敗之世道益復潰敗天耶人耶謂之何哉人之所見雖各不齊以大體言之尊尤翁者亦不可不尊春翁而今爲先尤之論者於春多有不遜之語如士元之少性氣者亦懷忿忿至發於長書之間此不可不深戒者也一後生德尊二字之痛加呵斥盛意亦自可見然書辭中似不無不擇之端願益自反省焉抵權友書奉覽而還之猥蒙許以批諭亦何敢自隱也顏曾程張之有定稱云云此屬後人言耳至於今日吾

輩之於二先生則復同門內子弟之說父兄事體自異苟於此等處口語傷快則如被呵之後生無或曰夫子未出於正云耶較父祖年甲自是名言愚本屢誦於人者而又於兄書見之此誠可怕也若夫文廟從祀單舉春翁之議曾所未聞恐無是理豈亦激而失平之言耶 行宮奏對之語正是士元之所藉重而欲止其競端者也苟如來示則此段果脫空矣然若曰遂翁本意出於定爲後日從享位次而發則過矣謂之偶然先發於語次者則恐非其實也愚於其時適忝畱都侍從之末於士友間實有耳剽而目擊

者故向來愚與人書有云遂翁之為此奏也春翁家子孫淡喜之尤翁家子孫大愠之其喜其愠均是私意之小小者也此書一播兩家子孫俱怒之曰吾家父兄豈有喜也豈有愠也愚應之曰此喜愠二字實是近日鬪墻之根因雖曰無是吾未敢信也以此愚亦入於一場是非中矣兄未及聞耶仍及之書中蓋原於陰主禮論嫁禍士流之舊手段與夫某人欲襲蕩平之餘謀云者必明有指的而未能曉得鈍滯甚矣願聞之鄙說之未當於理者亦於後復細賜鑄誨李挺郁疏語得失亦欲得高論也

答鄭聖瑞

前月令咸袖致數幅長牘至今披繹不忍釋手楓嶽之遊樂乎雖窮到望洋月松地界計或趁端陽還歸矣老年筋力安得無疲憊而心胃則豁然所得似不草草世間萬事何往而非乘除也床席孱喘但有壤蟲之羨耳前書所陳十八字猥蒙獎許大體既同細節何論至如尊尤翁者不可不尊春翁尊春翁者不可不尊尤翁一段亦入於印可自幸愚見之不甚悖於理也然而若偏於春門之教猶若有不相知者何也且執事抵權友書原其本意出於相愛而近聞有

陶庵先生集卷十
沈仲良之孫繼衍者罰權友之子而其目則曰賣祖
賭榮蓋以盛論爲欄柄云言語傷快流弊立可見矣
豈不重可戒也興原人云云亦承悉春翁家後孫如
明文士元輩本來與此人氣味燕越而疑阻之言乃
至於此此則保其必無是也况玄石平昔言論無恠
其爲今日朝論之根柢矣春翁則何嘗毫髮有彷彿
於此者耶子孫雖俱無狀恐無可以憑藉而附合於
所謂大蕩平者矣願勿爲過憂也以此觀之則往來
行言固不可一一準信也

答鄭聖瑞

示諭多少領悉處之以羊杜之交見待固厚然人雖
有言苟或相知直可一笑而置之何至翻動得說話
如此有言不信聖人既著之於易之困矣只當默默
然而又未敢無答以嫌於慢也幸乞恕照

與鄭聖瑞 乙丑

春闈始有春氣不審靜履調攝增勝否寒勒庭梅未
見一二萼向開者彼此又各老病無由合并追思向
來花下小飲而不易再得悵恨奈何弟脚痿而不能
行口噤而不能言全然是癰癩樣子昨得洪君錫父
子過訪惟脉脉相看而已可歎區區妄謂有書院而

陶菴先生集卷一
不讀書則名不副實將焉用哉以是忝叨山長處皆
令講學或聽或不行矣如仁里所在則非與他院比
先正遺澤未遠况有老兄諸士友所居宜若易然而
經營數載終不免廢然則豈非士友之羞恥耶此不
必多人兄若勸起兄家羣子弟洪生謙海且舉同志
可與共事者十數人各爲通告錄成一案始自首夏
約以四時一會講則事易成矣

答金尊甫

信謙○己酉

頃日士元之來獲拜八月惠疏荷意勤厚哀感不已
適祥時哀遽不克付復於其歸驪復近又稀闕然

至此矣忽已冰至抱經窮山氣味清適承有在原之
憂計亦已向安矣緯頑然不死奄過常事號絕罔極
見今日力全昏不能看書只就大學論語慣熟文字
間誦一二遍稍覺有味而實心未究邪思不除一念
間斷便壞一日之功一日悠泛復失一月之功此事
愈覺難恩過五十來年終恐無聞而死耳吾輩
今日所勉惟朱子究竟法而朋友間朴實頭負荷得
者未易得見來書所以惓惓於士元豈亦衰世之意
歟爲之感歎况責乎人者如此其自任可知此道不
孤矣何幸何幸此君天資固甚佳而終始少氣力不

能痛拔流俗其畏名而不敢盡爲善之道者蓋亦不知善之真可爲耳然視數年前似煞用功矣相見時亦以粟谷先生一毫不及聖人吾事未了之語渠皇恐不敢當然妄語及此亦來書策懦之力也此後隨事切磋大家扶持淡有望於高明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聖人豈不能也然且云爾者其心謙謙若不足也更願虛心遜志去華務實以日有慥慥之益則麗澤之賜豈獨士元賴之此又幸之甚也尊門伯春亦如何維弟喪耦實關家運方相守在此頗慰孤寂耳相望渺然無由一聽偉論以豁蒙陋惟向風馳神爾

答金尊甫

庚戌

七月中伏承五月惠疏荷意至厚而哀苦昏綴不能自力布謝因循以至于茲矣仄聞纔經危疾近來天意若偏禍故家有不可恃者况且窮山無醫藥其獲過損幸耳始驚終喜殆不能勝喻示諭明白懇惻極有警發人者其中求助之意甚盛甚盛顧平日蒙幸至淺雖欲妄有指陳何由蠡測其一二今以來教所自病者觀之朱子所謂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胷中擾擾無淡潛純一之味者恐不可不痛省也此身進修次第豈有可言但從前枉讀多少書無一實得

力處深可惶懼極欲收拾晚暮以酬夕死之願而氣質難化精力又已不逮矣以是益思一致身於強輔之側而安可冀也所論師友交修一欸切中時病非高明安得聞此言願與同志者勉之伯春久不見不知長進如何

別紙

程子知性善以忠信爲主本此語大覺有開心進步處以是每舉似同志矣
常謂爲學大方不越乎朱子敬義齋記庶幾終身用之不窮但患無實得力處耳

子夏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古人篤實安可及也近欲以此爲法日誦橫渠六有又以尊德性道問學爲心勿令有俄頃閒度一段語隨事繩檢而終是間斷時多奈何
鄙性過於慈恕而不能無憤世嫉俗之意矣語類有問何時見太平朱子曰卽這身心亦未見有太平時讀此覺意思平了來亦似亦有此病試以奉聞

與俞子恭

肅基○甲子

竹林書院介在兩湖之間海山奇勝固罕其匹事體嚴重有非他院之比而鄉俗質質蠱敗滋甚非講學

陶菴先生集卷十
無由救得積弊今須先定講長而後方有措手之地
士望屬於左右允叶鄙衷可蒙諒許公餘不憚往教
之勞否此時流俗勝而道學微以時義則未可遽語
此事而有院則不可不講學故忝叨山長之處則輒
皆以是相勉其聽否在人而非在我我則欲修吾職
而已他人固可謂以迂甚而在左右則或不如是
苟不以爲不可則愛而莫助寧有是哉似聞院規自
前以隣近邑宰差掌議故今番則別添講學二字云
矣此去李生光國卽礪山人而方爲都有司自數年
前委以此事矣聞方躬造以請故作書爲紹介幸迎

見歎遇細詢其事狀如何節目欲自此草呈而遠外
事情未可遙度若蒙先爲出草以示則當以愚見有
所修潤更俟斤正耳如何如何

答俞子恭

講長猥蒙俯許幸以慰多士之望矣尊旣黽勉從事
於祿仕之律令朱墨惱擾恐未能專意舊學此相愛
者之所常嗟惋鄉俗質質可與共學者固未多得然
十室忠信不患無人况教小童亦有四益成已成物
之功豈有大小之別乎一縣絃歌聳瞻新化推及
近其利益博兩湖之交豈無彬彬作興之效乎

答俞子恭 乙丑

講事連蒙臨責使兩湖多士知有絃誦之盛自此庶幾有興起丕變之效是不獨惠被一縣而已如非尊成已成物之好意何能如此感歎無已更願終始無替也此事間斷則易乎仍廢若過了一年成習則漸漬有功公務雖倥偬豈無一日之暇乎切仰切仰

答俞子恭中庸問目

序文道心惟微微有微小微味兩義何者為正義道心難明而易昧故曰微恐當從微味義

篇題小註朱子說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如孟子

所云伯夷隘處之類固不可謂之庸而若并與叩馬事而謂非庸也則恐如何或曰既以湯武之放伐謂之平常矣若以經權言則夷齊經也湯武權也湯武之行權既可謂之平常則夷齊之守經獨不得為平常乎或曰在湯武時則放伐乃為平常夷齊蓋過於守經而失中故不得為平常此說似然而亦非也既曰守經則寧可謂之過而失中乎既不失中則又豈可謂之非平常也若以古人兩是之論言之則夷齊經而得中者也湯武權而合中者也中之所在庸便是也然此既一經而一權

其事不侔而同謂之平常則亦烏在其爲不易之理也哉終是可疑

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平常之理也在湯武時放伐乃爲平常卽朱子所謂權而不離於經者也夷齊則能守而未可與權雖所守者經而謂之中則未也來論所云旣曰守經寧可謂之過而失中者恐說不通君臣父子何莫非大經而或有過於忠過於孝者豈有一謂之經而僂無過不及之可言耶

率性之道性則渾然一理而道有千差萬別夫同者理而異者氣則道若非純理之物而先賢之論

皆謂道不可以雜乎氣言之者何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各有當行之路其爲千差萬別固不離乎氣然就率性上言則當專言理而不可雜乎氣矣語類論天命之性第一段極分曉

戒懼之爲統體工夫謹獨之爲零碎工夫農翁集中發揮明切固當爲定論矣戒懼旣爲統體工夫則通貫動靜可知謹獨旣爲零碎工夫則不可盡占動一邊審矣而觀下致中和章句自戒懼約之自謹獨精之之語勢則似以戒懼專屬靜一邊而謹獨盡占動一邊可疑農翁以自戒懼約之之戒

懼亦作通動靜看而但質之或問自其不覩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云云之說則又似不合未知如何

戒懼都是通貫動靜說自戒懼而約之蓋言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若推中之所以能致極者則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云爾亦何嘗以戒懼專屬靜一邊也自其不睹不聞之前云云自其二字已包得睹聞於其內矣未見其不合

費隱初非兩箇物事也只是以此理之充滿周流

而言之則曰費而即此充滿周流者又初無形象之可見故又曰隱也然則費即是隱非費外別有所謂隱也而章句之必以體用爲言有若分屬兩層者未能無疑也

費却更隱隱却更費元非兩箇物事不可分別說來然若就理上形容則自不得不以體用言之而一原無間之義固粲然於其中矣來諭疑若分屬兩層云云恐有語病

語類文蔚謂中庸散爲萬事即所謂費惟誠之一字足以貫之即所謂隱朱子曰不是如此費中有

隱隱中有費凡事皆然非指誠而言謹按朱子論一貫之義既以一本萬殊分體用而費隱亦以理之體用分說則文蔚之以費爲理之萬殊以隱爲誠之一本似得其旨而朱子非之何意

一本萬殊與費隱固同謂之體用而所說地頭各異不必混合言之費中有隱隱中有費誠則通貫費隱奚獨可語於隱而不可語於費耶方論費隱而別着誠字於一邊朱子所謂非指誠而言者以此歟

某未能一不過聖人自謙之辭與上章之真不能者不同而章句於此合而言之可疑蓋上章則舉

道之全體而言之故於沒緊要事謂容有所未能則可也此章爲人倫日用之常費之小處而謂聖人真有未能焉則殊覺窒碍未知如何說而可也聖人所不能前章就道大上說此章就費小處說果似窒碍矣然聖人蓋未嘗中實自聖而強若不能然則雖與上章真不能者不同而不害謂之不能也人倫日用之常固費之小者而語其至精至細雖聖人亦自謂不能皆所以發明費之義然是不過借用前章語句恐當活看

鬼神旣以良能功用爲言則其言體物不遺之驗

陽者先生集卷一
當以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
顯然易知者爲證似更明白慤實而舍此不言必
以祭祀之鬼神杳冥恍惚不可測度者爲言何也
鬼神體物之驗如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
消息豈不顯然易見而只如此懸空說則恐無湊泊
處蓋祭祀之鬼神卽吾心之鬼神吾心之鬼神卽天
地氣化之鬼神一理感通無所隔闕矣此章處於費
隱大小之間必如是證嚮而後方可以由庸行之常
推而至於格天人通神明之極功矣如何如何
鬼神氣也費隱理也二者之間合有分別而朱子

乃以鬼神之不見不聞爲理之隱鬼神之洋洋如
在爲理之費混道器而一之者何也小註饒雙峰
謂此章借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此說得失
亦何如

鬼神固氣也此章則重在良能上饒說以鬼神與道
分而二之恐有病

知仁勇皆性之德也勇於五性何屬焉
勇於五性似當屬義

三近節註所謂三知知也三行仁也及此三者勇
之次者皆以分而言耶抑以等而言耶且三知三

陶菴先生集卷十
行分居知仁而三近亦僅爲勇之次則當以何者
填差於勇位乎

三知三行三近恐以分而言三近爲勇之次則知之
成功一也當填差於勇位矣如何如何

答蔡君範

之洪○庚申

辱示草江冊子良荷勤意遂菴先生士友間酬酢之
語曾已聞之尊亦以習聞爲教豈必待文字而後可
信也然往昔迎鳳之制退翁多少往復具在原集中
固未嘗不以爲未安後賢遵用之時意亦如此而蓋
有不得已者存焉爾老先生之教未敢知初晚如何

而豎碑之後既無他變通則爲後學者只當一依庭
碑所載而改其中間輕改之失而已愚之斷然釐正
而不疑者以老先生粟谷當專享一句語終是百世
定論而然也如何如何更乞平心恕量

答蔡君範

辛酉

勤亦淡荷盛意華陽酬酢不能細記而鄙意蓋嘗以
爲粟谷先生專奉一廟豈非正當而既不能然而與
諸賢并享則不得不用隔板之制以略存專尊之義
此庭碑記文之所以申復不已而昨年釐正之不敢
少緩者亦此也伊時語脉蓋不外此而章甫之以上

段句語至登通文一何輕遽之甚來教改圖云云無亦過聽而然歟別廟則事體重大今難輕議既未可輕議則只當仍舊而已愚見豈有前後之異哉夫隔板之議春翁依退陶說而主張之其時尤翁答李厚淵之語旨意可見執事往年所撰文字及今書辭意恐或未考此等事實而然也至若老先生初晚云云正所以信遂翁之教而來示似若有不相悉者豈亦前言未能別白而然耶悚仄悚仄

答李衛率

載亨

問目

戊午

淡衣小帶禮所不言雖未詳其所綴處而見家禮

兩襟相掩之圖則可知其右綴腋下左綴襟旁而相結於腋下也但衣之前葉直下無斜幅與今衣制不同而襟在腋下則裳之前齊必高仰不齊未知裁時稍加分寸以取着後齊整之制耶韓久菴以小帶綴於左右襟之旁而相向而結此則有違於兩襟相掩之文恐不可從如何

淡衣裁法稍加分寸之說已詳於家禮輯覽蓋前畱四寸而後畱一寸也或曰畱寸非朱子本意莫若作方領時兩肩上裁入三寸反摺剪去之際毋直而斜摺之則衣下齊自爲全幅而兩襟之會不期方而自

方雖不留分寸而裳下齊自整布勢平直而無橫斜之患如此則朱子領緣廣二寸之說自明云此言如何韓久菴說恐誤矣

答李衛率 己未

前月付復於邑僂又拜盛翰聲息殆若相續不知關塞之爲遙也忽已淡涼伏惟德履萬福馳溯益切絳自經今夏暑毒衰落日甚日用工夫有退無進拊心悼歎如何可言新通判相見否洪評事文饒還後間見執事否以爲聞其不絕某人心甚疑之不果一往云矣不知居觀之際或忽於夫夫之義耶偶筆及此

可諒此相愛也無由一奉緒論每念悵悵

答李衛率 庚申

霜臺 新命仰見 聖朝無方之盛意可以聳動遠邇而竊想秉謙有素蹶躅如不自容也絳經暑衰落覺日劇尋理舊業亦不能如志奈何迷兒猥叨幕官朝聞 命而夕登程試期已迫終恐有不及之患也此生無復識面之望而兒還可以細扣聲息何異親見也



